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九一號

據

清·張廷珩等修，華祝三等纂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鉛山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重修鉛山縣志序

嘗聞詩亡而後史作史畧而後志興志也者將以備
國家文獻之徵也是故志風俗審習尚也志戶口謀生
聚也志儀物宣品式也表人文則志行藝考名勝則
志山川然則志之云者其卽史詩之遺義乎鉛志自
國朝以來始於潘修於鄭於陽於陶若王志則修於
成皇帝御極之四年迄今五十年來風俗之移易幾何戶口
之生聚幾何儀物之繁簡幾何與夫人文之升沉名
勝之增補又幾何皆將日久而散失也況粵逆之擾
創鉛實深其間抗節者爭光日月潔志者吐納煙霞

貞士節媛所在多有不亟采輯不幾湮沒而不彰乎
噫揚風厲俗伊誰之任而顧可因循以從事歟雖然

廷珩

不敏椎而少文又蒞事纔數月百廢未舉莫或

遑此會奉大府檄以修省志徵邑乘遂揖鄉之賢士
大夫而諭以故咸願捐貲以佐經費主筆削者爲華
方伯堯封饒太史梅觐佐之其分修諸子率皆知名
之士網羅散佚纂述舊聞吾見斯志之成不特風俗
之移易戶口之生聚儀物之繁簡人文之升沉名勝
之增補與夫貞士烈媛靡不燦然昭著而都都雅雅
旣可增一邑之光且可供輶軒之采豈不盛歟惜屬

連接見邑紳士知以奉

上官檄因修省志徵邑乘時方度始余以甫及下車
不遑從事旣而志藁定當事者問序于余夫余何序
乎志哉志蓋非余作也修志之役余未與有力也余
何序乎志哉雖然竊思之矣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
也於以畫田野稽戶口核賦稅而察政治覽斯志者
必將使田野之有闢而無荒也戶口之有增而無減
也而且若者急若者緩有定則而賦稅不擾矣若者
清若者勤有取法而政治無失矣志之有裨於吏事
民生也豈不大哉鉛志自

藁未定

廷珩

奉檄移珊城不得與

諸君子同觀厥

成是則

廷珩

之憾也

諸君子不以

廷珩

爲謗陋屬

贅數言於簡端爰撰此以應

同治十年歲在辛未仲夏之月同知銜署鉛山縣事

渭陽張廷珩識於鵝湖官廨之寄舫

辛未春余恭奉

簡命出宰鉛山竊念鉛故文獻地四子三元流風未艾蒞

茲土者爲繭絲爲保障蓋必有以自處也洎乎驅車

入境見夫山水明媚人物秀雅雖兵燹之餘瘡痍未

復而男力于田婦勤于室樸風茂俗固可不易而理

義而鉛俗之易于圖治也是役也纂修者爲華堯封
方伯分修者饒梅舫太史及諸子亦皆一時名彥筆
削之精嚴考核之周詳文詞之富贍蓋有游夏不能
贊南董不能參者矣余也藉手觀成亦得附名簡端
是則余之幸也夫

同治第一辛未季冬下浣

賜進士出身知鉛山縣事混同毓斌撰

國朝以來於茲五修王志修于道光甲申爲時較近顧
距今五十年豈無今昔之不侔人文之繼起者乎況
鉛爲浙閩衝途西逆之亂創鉛甚劇其間殉難者或
光爭日月或節勵冰霜倘不亟爲采輯將碑碣不能
詳其實父老不克舉其名幾何不使盛德幽光湮沒
于人往風微後也今者恭逢

聖朝修文偃武之庥仰承

大府問俗宣風之治鉛之人得以捐貲集事俾數十
年文獻之缺補輯一新而凡貞士節媛亦得壽諸簡
冊豈非一大義舉歟余於此蓋以覘鉛民之勇于趨

序

縣之有志猶史之有乘也凡忠孝節烈文人騷士以
洎仕宦流寓諸先詰前言往行無不筆之於書誠風
教係之矣且山川壇壝之名勝土產貨殖之饒洽備
載之俾觀者徵一方之典實如季札觀周樂而知齊
魯列國之風其所由來者固自殊也鉛邑志自古有
之康熙十二年前令徐奉部文修輯而其舊本已多
缺略雖費經營傳梓不旋踵而兵燹重毀其本十八
年春二月士瑞奉

簡命承乏茲土適鉛當閩粵之衝耿逆蹂躪之餘四野猶

舊存也民既無廬居而寇且攻掠不時郭內之學宮
祠觀鳩形鵠面者相枕籍覩之可漣然泪下爰申詳
上憲徵雒陽真源故事備責募兵連破賊寨乃相繼
出降越年而鉛始定招徠墾闢五年於茲雖瘡痍稍
復良自愧苦心耳今六月蒙憲檄奉

旨勅行纂修

大清一統志猗歟甚盛典也鉛雖巖邑竊附古子男之後
太史採風里巷歌謠羈旅行誼無弗及焉鉛豈繫無
志第古今紀事首稱遷固而猶以博雅未足爲遷憾
而終勝固卽以永叔之源本春秋行以獨裁而議者

猶苛之甚哉著述之難也瑞辱上命敢以不文辭乃
集紳衿耆舊訊其往事今俗可備紀載者用輯成書
雖不敢云採摭之已盡庶或免於誕謬遺譏可耳康
熙二十二年知縣潘士瑞序

志名自九邱蓋爲九州志所有無土地風氣聚其
中嗣是而興萬世有治譜古今天下郡省然也獨一
邑乎哉顧有不盡然者名之同異其實實之同又異
其名班固之言曰史記敘事理善亦短其所不善爰
作八志范氏自謂理不愧於固更成十志降而覓米
立傳戶口不載如陳壽蕭子顯等志三國志天文不

盡實也志其名粵稽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迄於周
以紀傳鼻祖二典周禮太史內史均有掌小史掌邦
國志外史掌四方志王朝賞罰分封侯國時事胥有
譜而按焉也視列國吳越楚漢春秋相河漢矣則不
盡志名也志其實志之升降名實也如是夫鉛志

國朝前廢於寇徐君傳梓蕪矣康熙十八年治縣潘君
惻然憫斯邑土地風氣之靡所取鏡也於舊冊零剝
餘增所見彙成八帙歲庚申余奉

簡命斯土所有沿革緩急得所準而宜之者志之功大矣
哉余責由此益重且遠也昔朱子蒞官之地必急志

務非勤其名也矧茲又實有大可志焉者按鉛之屬
信自明

本朝仍之地屆吳越之交山川脈胎於閩野市物產俗
芻竹紙足爲四方之利賴泉峯石洞僊靈逸致出焉
鵝湖道學之垂文物開美風流不墜信之名區當爲
首屈一指廼舊志歷六十餘秋若不一爲增輯延之
又久問土疆之美答不應採流峙之勝疎耳目矣儒
行宦績介節幽行風徂而罔知所自將所謂自無而
有自有而無名實之耗益甚後之鏡治者悵悵莫定
所宜欲以一方實蹟而備

盛朝史館之採擇也難余甫下車輒有見於此懷之四年而未敢執筆思夫二典周書不易法而班范以下之有遺議古史猶然也余不滋之懼焉得乎癸亥春月邑人士以是堅所謂益悚然於責之難辭爰不揣疎陋偕多士廣爲搜採戒略去濫半仍先帙而益之凡所登載務名與實稱閱一載而稿成付諸剞劂非敢云後賢之治譜但聚一邑之風土人物令披閱者百代下如親其境亦猶志九邛之遺意也歟乾隆八年知縣鄭之僑序

昔人請無史才不可作史余謂無史才并不可作志

志體與史雖小異然星野山川土田賦役學校武備
官師人物莫不備載則核實較難鉛志久不可考

國朝康熙十七年三韓潘公擴拾成書僅八帙乾隆八
年鄭公復準前志增修爲十五卷廓然稱備迄今又
四十餘年矣我

國家文治光昭卽邑志一書爲國計民生所係司牧於
以取資政治於以從出太史觀風以備採擇例當按
時修輯以仰贊

盛治按鉛爲豫章東北境吭閩控越山川深秀奇傑鍾焉
昔賢名蹟如朱呂數先生之倡明正學費學士之經

濟文章固卓卓光簡冊矣若夫鵝湖爲羣賢講學之所至今士習猶有先民之遺風宜人才之踵相接也至於事蹟之遞增而不可遺名實之必稱而不容濫此志之所以難而一再修之更難也今郡志及七邑志事繁功鉅而成於我太守一人之手猗歟盛哉甲辰春余始承乏茲邑於接篆視事之日適鉛志告成之初取而讀之煩簡得宜考核盡善蓋斟酌於鄭潘而損益以歸於中正披覽之際不啻合四境之峯巒都市悉會於目而遠矚高瞻直欲與先賢往哲共容與於仙靈洞壑間也余不文不獲襄茲盛典然讀是

書卽有以知持衡之苦心而文簡事該不特爲鉛一
邑慶且爲七邑慶也乾隆四十九年知縣陽浩然序
續者斷而聯之推而廣之之義也故司馬彪著續漢
書蕭常著續後漢書李燾著續通鑑長編渭上南軒
著宋元續綱目然不惟全史有然卽諸志亦有因而
續者如後漢書律志則馮光蔡邕等續之晉書禮志
則摯虞傅咸等續之誠以時非一代事非一端所關
甚鉅非有人起而任其增修之責將徵文考獻之謂
何邑乘之作雖簡於史書而繁於諸志况鉛山南控
八閩東連吳越巖壑峙流土壤沃衍民人富庶物產

著滋加以我

朝

愿聖深仁厚澤樂樂利利布濩彌綸又承宋朱陸諸賢之餘
韻流風人文蔚起弼中彪外陵古轢今凡宦蹟之炳
烺海寓者不獨費子充之輔相幹軸捩樞也科名之
冠冕羣倫者不獨劉之道之殿對掄元奪魁也鴻章
鉅製足爲一世楷模者又不獨辛稼軒之趾跋詞壇
可歌可泣也其餘或以孝友聞或以節烈見或以義
俠顯或以技術名遠耀爭光照人耳目豈不盛哉豈
不盛哉第自靈川陽君繼潘鄭二志纂修以來迄今